

有些病人不戴假发不敢出门；有些病人戴假发是不让老人担忧；有些假发还没用上，人就走了

肿瘤医院旁的理发店：那些关乎生命尊严的“发事”

本报记者尹平平

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居民区的一条小巷里，有一家名叫舒庭的理发店。乍一看与普通理发店并无分别，只有收款台货架上的一排排头模，暗示着它的与众不同——这是一家主营假发的理发店。

除了附近居民，来这家理发店做头发的顾客，很多都是肿瘤医院的患者。他们当中不少人因化疗导致严重脱发，干脆狠下心来理发店把头发剃光。

为了满足这个特殊顾客群体的需求，舒庭理发店逐渐开始卖假发，至今已有十几年时间。

美发总监：患者的眼泪，“逼”他改行做假发

十几年前，王峰已经是知名的发型设计总监了。手艺好、价格高，连最普通的洗剪吹，单次也要680块起步，烫发染发更是动辄开价一两千元。即使如此，仍有不少顾客慕名而来。

2008年，王峰45岁，考虑“退休”：养老的钱赚够了，接班人也培养起来了。北京奥运结束后，白手起家来京闯荡20多年的王峰，准备穿着一身名牌，开着宝马车衣锦还乡，回河南老家清闲地度过余生。

可有件事总让他放不下——哭着来剃光头的顾客越来越多。

舒庭理发店开在这条小巷已有20多年，顾客主要是附近居民。随着附近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发展，尤其2005年以后，医院外科大楼落成，接诊能力进一步加强，来舒庭理发的顾客当中，新添了许多肿瘤患者，许多人要求剃成光头。

这些人大多刚做完化疗，其中不少是女性。有的人边剃边哭，有的人始终紧闭双眼，怕看镜子里的自己。还有的人剃完头，仍对着镜子发呆，没有勇气走出店门。

理发店附近有一个街心公园，经常有患者趁看病治疗的间隙去那里散心。一位剃过光头的女顾客告诉王峰，一次自己走累了，想在公园长椅上坐一会儿。谁知她刚坐下，原本坐在长椅上的人触电一样“腾”地站起来，瞪了一眼她的光头，避瘟神一样小跑着离开了。

“我这个人很坚强的。生了这么重的病，我都没掉过眼泪，可这回我哭了。”她对王峰说，“生病只是身体难受，可没有头发出不了门，我心里更难受。”

这句话听得王峰入心了，觉得应该做点什么。

理发店传统的美发业务，是为了帮人变漂亮，锦上添花。可是这些严重脱发的肿瘤患者，更需要的是雪中送炭。王峰想到了假发。

稍微了解一下，王峰发现定制假发和美发区别很大，可谓隔行如隔山，不是光有手艺就行的。他有点发怵，“都这么大岁数了，难道还要从头再来？别瞎折腾了！”妻子也劝他收手。王峰夜里睡不着，闭眼还能看到顾客剃完光头和家人抱头痛哭的场景，他决心试试做假发。

假发要想做得逼真，首先要有优质的发源，其次需要精湛的钩织工艺，最后才用得上王峰的美发手艺。从王峰下定决心那天开始，一些老顾客就很难再约到这位设计总监做头发了。

他开始天南海北地找发源，进村入寨收购头发。为了对比各家的钩织工艺，他几乎跑遍全



3月18日，王峰在为一位年轻的化疗病人挑选假发。



王峰为病人戴上定制的假发。
本报记者尹平平摄

国的假发工厂，“不光要用真人的头发，头皮也必须逼真。如果是上了岁数的顾客，还要掺上几根白发，才显得自然”。

为了降低人工成本，王峰甚至把假发送到朝鲜、越南进行加工。

店员：刚开始给他们剃头时，手都是抖的

花了一年多时间，王峰跑通了假发制售的各个环节。2010年前后，舒庭正式转型：以制售假发为主，美容美发为辅。

店员杨阳原来一直负责帮客人美容，突然被王峰要求接待顾客卖假发，她有些忐忑。

戴假发前，多数病人需要把掉得所剩无几的头发剃光。杨阳接待的第一位顾客，是和丈夫、女儿一起来的。杨阳为她剃头时，发现她丈夫一直咬着嘴唇，眼角噙着泪，而身旁还只是小学生的孩子，看着妈妈变成了光头，忍不住号啕大哭。

杨阳的眼睛也模糊了，强忍着不让眼泪落下来。

店员王雪刚开始帮病人剃头时，手都是抖的，生怕弄疼顾客。“不知道跟对方说些什么，生怕哪句话不合适刺痛他们。和其他来理发的顾客不同，他们的心理和身体都很脆弱。”她说。

“健康的人很难真正理解他们的心情。”杨阳回忆说，有位顾客因化疗的缘故，头发已脱落得斑驳，在女儿和姐姐的陪伴下来买假发。虽说明知道头发迟早都要掉光，女儿和姐

姐都劝她，可她却坚持不让剃：“让我留几根吧，那是我的头发！”

舒庭曾有位90后员工李云，本身就是肿瘤患者。当时，李云因为看病积蓄见底，治疗难以为继。王峰就雇她在店里帮忙，为她提供一份工资，作为经济上的补给。

也不需要她多做什么，王峰告诉李云，感觉状态好时就来帮忙看店，梳理整理假发，陪来选购的顾客聊聊天就行。李云与他们同病相怜，容易聊到对方心坎里。

店员熊倩倩告诉记者，她曾接待过一个才10岁的女孩，因患癌头发逐渐掉光。假发定制好时，化疗使她的身体非常虚弱，头都抬不起来，连一顶轻薄的假发，对她来说都像个负担。

但她无论如何都要把假发戴上，还要求和她生病前的发型完全一样。王峰帮她把假发戴在头上做最后修剪时，熊倩倩帮忙双手扶着孩子的肩膀，孩子妈妈托着孩子的下巴，才能支撑住她，否则她随时可能倒下去。

修剪的过程很艰难。因孩子不时被腹内药物刺激得恶心想吐，脚边始终摆着垃圾桶。

“我们都心疼得不得了，孩子还那么小……”多年以后，熊倩倩再提起时还忍不住捂住胸口。

化疗病人：头顶方寸间顶起深情厚谊

10岁小女孩坚持要戴假发，是不想让同学和小伙伴看到自己的光头。还有很多病

人，是为了用假发瞒住自己的家人。有的顾客会为此同时定制两顶一模一样的假发，以便一顶送来洗护时，还有另一顶可以替换。

莫红英的假发是春节前刚买的，专为过年和家人团聚时戴。“其实，兄弟姐妹都知道我生病了，但我不想让80多岁的老娘知道，怕她担心。”莫红英对记者说，“我妈问怎么瘦了这么多，我只说胃不好。我要是顶个光头，可就瞒不过去了。”

十几年来，王峰在北京围绕各大医院开了近10家店，还在杭州、长沙等地开了分店，卖出了成百上千顶假发，但他却始终没法把它完全当成是生意，依旧会在帮顾客剃头时泪奔。

令王峰动容的，不仅是肿瘤患者面对的悲苦，还有他们与家人之间的那份真情。

去年夏天，有个13岁的女孩和妈妈来店里。女孩的长发过腰，发质极好，瀑布般又黑又亮。王峰本以为她是来要设计个发型，没想到她进屋就让王峰帮她把头发剪短——她要用自己的头发，给患病的妈妈做假发。

妈妈哭着拜托王峰手下留情，说女儿为了留这头长发，花了很多心思，让他多给女儿留点。女儿却坚持剪得短些、再短些：“妈妈的头发一点都没了，我的头发剪了还会再长！”王峰为她理发时，自己的眼泪和女孩的头发一道，啪嗒啪嗒落在地板上。

一般人想象中，来选购假发的肯定多为女性，记者在店里蹲点采访的近一个月时间里，却常看到各年龄段的男士登门。他们大多并非因自己脱发苦恼，而是趁爱人入院治疗

前，独自过来为爱人选购假发。他们进门时第一句话通常是：“多少钱没关系，只要我媳妇戴着舒服、好看就行。”

这些打动着王峰，让他禁不住想为患病的顾客付出更多。每顶假发售出后，后期的洗护王峰都免费提供。碰上因病致贫的顾客，他会主动打折，甚至把价值上千块的假发白送给对方。在每家店门口显眼处，王峰都做了标志，告诉客人如果经济上有困难，可以直接打电话联系他。

假发制作有个过程，售后也需常来护理，肿瘤患者们因此逐渐成了理发店的常客。有些顾客每次来医院治疗时，都会到他们店里坐坐，和店员们闲聊几句。有些从外地来就医的顾客，甚至会把自己的行李先放在店里，以免带着进出医院累赘。

与充斥着消毒水味的嘈杂医院不同，理发店里安静闲适，空气中氤氲着洗发水的清香。王峰为理发店起名“舒庭”，取的是“舒适庭院”之意，希望顾客们烦闷的心情能在这里有所缓解。

卖假发和卖帽子不一样

去年疫情期间，和所有实体经济一样，王峰的舒庭也遭受了不小的打击。不仅迟迟不能营业，一间刚装修好的新店还没开门，因其所在的商场受疫情打击倒闭，他们也只好跟着倒霉。

那段时间，王峰每天都会收寄快递，让来不了店里的顾客们把假发寄来，帮他们做好洗护，再寄回去。有人劝他干脆开个网店算了，他不干。

“卖假发和卖帽子不一样，模特戴着再好，自己戴上也不一定合适，一定要亲自试过才行。要根据他们自己的头型、脸型，经过修剪调整才能以假乱真。”王峰吃准自己的美发手艺才是核心竞争力，不肯放弃。

受疫情影响，王峰去年关了七八家店，赔了不少钱。疫情缓和后，他赶紧又盘下大片新的店面，甚至不惜为之砸重金：“不是说有了疫情，就没了肿瘤患者。他们需要假发，戴上假发，心情好了，对身体恢复更有利，假发也相当于能帮他们治病！”

话虽说这么说，王峰也很清楚，假发不是药，对于肿瘤患者来说，既治不了标，也治不了本。但他却从不怀疑假发的价值：不仅保护隐私，还帮患者维护体面甚至尊严。

顾客买了假发后，为了方便后期洗护，通常会和店员加微信。有时店员们刷朋友圈会看到，之前常来洗护假发的顾客，终于还是撒手人寰；也会不时碰到，顾客家属发消息告诉他们，之前定的假发用不上了，人已经走了。就连在店里帮过忙的李云，也没能战胜病魔。

“这时候，我也会怀疑，区区一顶假发，对患病的顾客来说，到底是不是真有意义？”王雪对记者说。

但有件事，帮她打消了这种疑虑。

一天，一个中年男子进店问他母亲之前定的假发做好没。王雪翻记录发现早就做好了，问怎么才来取。“我妈刚走了。”男子面色凝重。

王雪有点不知所措，手忙脚乱地准备为他退款——王峰反复叮嘱过，如遇这种情况，无论定制的是什么档次的假发，一概全额退款。

“不用。”男子并没有接王雪递过来的钱，“还是把假发给我吧。妈妈一生都是体面的人，我们想送她走的时候，给她戴上，让她有尊严地离开。”（文中李云、莫红英为化名）

鱼目混珠的“干细胞美容”“干细胞抗衰老”干扰干细胞医学

有关部门发布6项标准规范干细胞临床研究和应用，进一步保障生物安全和伦理规范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记者董瑞丰)近日，中国细胞生物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发布了6项干细胞领域团体标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干细胞资源库获颁我国第一张生物样本库认可证书。

为什么要制定干细胞标准体系？怎样更好保障生物安全和伦理规范，同时加速临床应用？业内人士专家接受记者采访，对此做出解读。

治疗前景广阔 标准短缺成“瓶颈”

干细胞是一类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种子”细胞，可以分化成多种功能细胞，参与细胞替代和组织再生。干细胞的临床研究和应用，近年来给帕金森、卵巢早衰等疾病的治疗带来新希望。

但由于相关标准缺失，该领域出现一些鱼目混珠的乱象，少数人打着“干细胞美容”“干细胞抗衰老”等旗号招摇撞骗，部分有价值的研究和应用却重重受限。

“制定标准，可以让干细胞研究和应用有所参考。”中国科学院院士、昆明理工大学灵长类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季维智说，作为医学前沿领域，干细胞的理论和关键技术还在不断发展，标准也将随之不断完善。

作为临床医生，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孙莹璞最关注干细胞领域新技术、新产品在病人身上使用时，是否安全、有效



此次发布的6项干细胞领域团体标准。

并遵循了相关政策和标准。“6项标准发布，对于规范干细胞临床研究和应用，避免对病人造成伤害将起到重要作用。”

空白不断填补 伦理合规是难点

此次发布的6项干细胞团体标准，包括《人间充质干细胞》《人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

《人诱导多能干细胞》《人心肌细胞》《人造血干细胞/祖细胞》《原代人肝细胞》，对相应的细胞生物学特性、关键质量属性、生产工艺、生产过程和质量控制、检验方法及规则、包装与标签、储存运输等方面进行系统规定。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吴朝晖表示，系列标准发布后，对这6种干细胞临床研究的备案审核就有了更清晰依据。

标准发布的同时，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为国家干细胞资源库颁发了我国第一张生物样本库认可证书CNAS BB0001。

中国科学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彭耀进说，生物样本库的发展格外注意知情同意、隐私保护等伦理问题。比如，研究者在基因测序时发现了干细胞捐赠者得某类疾病的概率极高，是否有义务告知捐赠者？此类问题的边界需不断探讨、完善。

团体标准先行 推动国际标准出台

干细胞等新兴领域，技术发展往往比标准制定“快一步”。

为减少监管空白，我国鼓励具备相应能力的学会、协会、商会、联合会等社会组织和产业技术联盟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标准，供市场自愿选用，增加标准的有效供给。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宗龄说，干细胞的新技术标准在学术团体内达成共识，满足创新需求，对未来的国家标准制定、推进团体标准国际化，具有重要的先行先试意义。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委员张勇说，目前关于干细胞的国际标准基本仍处于空白，我国的干细胞国际标准制定工作走在前列，未来将加快推进国际标准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记者刘羊旸、张辛欣)为进一步加强对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的监管，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烟草专卖局研究起草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的决定(征求意见稿)》，22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提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附则中增加一条：“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参照本条例中关于卷烟的有关规定执行。”

据悉，本次实施条例的修改，主要有三方面考虑：

一是推进电子烟监管法治化，明确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的监管法律依据，并做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衔接。

二是鉴于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与传统卷烟在核心成分、产品功能、消费方式等方面具有同质性，对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应当参照实施条例中关于卷烟的有关规定执行。这也与国际上主要国家和地区对新型烟草制品的监管方式一致。

三是将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参照实施条例中关于卷烟的有关规定执行，将大幅度提升电子烟监管效能，有效规范电子烟生产经营活动，解决电子烟存在的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虚假广告等问题，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将参照卷烟纳入监管